

。但是美國除了少許物資及經濟上的通融外，又有什麼呢？現在唯一的希望，是希冀日美兩國能以兵戎相見。可是日美兩國關係雖然緊張，目前却正設法以外交談判來打開難關。

這裏，我們姑假定談判破裂，日美兩國發生戰爭，則形勢顯然的將成一個對峙於太平洋的長期戰爭，倘果如此，再過三數年以後，試問我們的經濟民生又成什麼樣子呢？較之今日又將如何呢？重慶主戰的人應該也會想到罷？當然，戰爭結果，倘是日本勝利，那是不必再說，現在即假設美國勝利，試問日本失敗以後，美國不會代着日本來支配東亞嗎？沒有日本，中國一國之力能抵禦美國勢力的侵入嗎？自己沒有能力，希望他國援助，倘若要舉適當的例子，那末最好請參觀三國干涉與日俄戰爭。三國干涉的結果，遼東雖然歸還，却從日本之手落於俄國之手。而日俄戰爭的結果，則不過由日本的勢力代着俄國的支配。近年以來，許多人相信蘇俄，以為蘇俄是援助弱小民族的救星，可是看了蘇俄瓜分波蘭，併吞波羅的海諸國的一套手段，大家纔明白紅色的蘇俄原來與白色的帝俄並無二致。迷信美國的人們，對於美國也應該醒醒了！

我們因為相信抗戰不能建國，在今日的中國，只有和平可以建設新中國，所以主張在這時候應與日本成立和平，藉以昭蘇民生，恢復國力。我們今日尚有若干力量可以抗戰，我們應當利用這種力量以求取和平，不應以此若干力量來延長戰爭，重苦民生，斯喪國脈。果能如此，這纔是中日兩國彼此共存共榮的大道。同樣地我們對於歐戰，也希望其不致擴大，蔓延及太平洋。我們希望由美日談判的成功，東亞一隅能免於戰禍，以中日兩國之力來共同建設。在這大破壞的戰爭中，歐洲文明正遇到一大劫運，我們希望以中日兩國之力為全人類保持若干文明，不致毀滅以盡。

轉瞬便是民國三十年國慶紀念，我們紀念國慶，應當努力怎樣去建設國家，求取和平，同時，就我們學生青年的觀點言，尤當記住如何充實能力，砥礪人格，以求致力於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大業。總之，我們所以主張和平，不應該為求安逸與享樂。試觀世界，到處烽烟，生民流離，我們在此却有安心讀書的機會這是何等幸福，所以只有加倍的努力奮發，艱苦自勵，纔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，無負於國家社會。

以努力代說話

為卅年雙十節作

果庵

民國成立了卅年，在個人覺得不為短，而在國家則仍是童稚之齡，不過開國氣象應當是有幾日太平，并當奮揚威武，無奈我們自來就在苦難裏掙扎，甚至每况愈下，故難免有人發牢騷，或且走入歧途，希圖以不合宜的方藥來醫病，我以為這都可以不必。自中國成了國際之一員，在外則諸強伺隙，在內則因循依賴。事態未發，一味牽延，不思解決，事態既發，又思假手他人，為我解決，試想如此態度，焉能肆應今日的「閃電」局面，故國是之不得其是亦有其必然性，發牢騷自無所用。

唯有青年人，在這時更加苦悶，現實與理想的衝突，達最高峯，還有種種惡魔要來伸其誘惑之手，於是有的人終日慨當以慷，高調入雲；有的人沉湎荒唐，消遣歲月。國家危機不可怕，民族沉淪也有救，只怕「心死」！無論怎樣，青年人應該知道自己來日的責任，與目前應作的工作。試想救國是那樣的淺薄無聊的叫囂呼號就可以的嗎？喊抗戰的人，儘管叫得山響，却處處充滿了荒淫與無恥，輾斷與圖利，所以抗戰失敗了；從事和運，亦應作如是觀。消極的自殺態度當然不許，即只說空話而不做事也是大病。我覺得我們話已說得够了，現在已到做的時期。先哲說：「天何言哉，四時生焉，日月行焉，」一強者不言，「此刻正要作此一生」與「行」的工夫，以圖達到「強」的目的。不必跟人家作尾巴，要自己植根基。思想方面也好，技術方面也好，我們民族並不比他人智慧低，應該以一人能之已百之為步驟，恥不知人為志向，不要怨天尤人，物質環境不許可呀，人才困難沒有指導呀，等等藉口，都不是有志青年當說的。我不相信我們青年中途沒有一個加富爾、的里波的，或是一個加利略、瓦特。

讓我們拿實地工作慶祝國慶，讓我們以研究成績報答國家，在苦難裏，所以我也不再嘵嘵。